

张立信 ·

新富



华夏出版社

新富



张立信 著



华夏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张立信，本名张大朋。一九四一年出生于四川重庆，童年在上海度过。一九六四年在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后返回上海工作。一九七九年赴香港，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现为江苏省常熟市政协委员，香港围棋协会副会长。

写在《新富》出版之前

将近两年前，我读到张大朋（笔名张立信）写的一篇文章，真实记录了他肝脏患病，久治不愈，以后绝路逢生，在美国成功进行肝脏移植手术的曲折过程，两万余字的内容朴实无华却真切感人，使我很受震动。

我与大朋有亲属关系，但一直很少联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他移居香港，二十多年的奋斗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我们相距甚远，又是隔行如隔山，也就少有来往了。

对于大朋所患的这类疾病，多数人很忌讳提及，大朋却能如此坦诚地面对这一番生死搏斗，并且如实地用文字记录下来，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听说有一位香港巨富也患有类似疾病，但始终严格保密，生怕外界知道后他的股票下跌，生意滑坡。而张大朋却采取了另一种对待人生的态度。

此后不久，我在香港见到大朋。他虽尚显虚弱，但精神很好。他谈到正在写一部小说，即将脱稿。说实话，我那时并不太认真。我相信他在写小说，但小说创作谈何容易，不知何时才能完成。反正他在康复修养，我想他大概以此作为消遣吧！

再一次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不久之后我就接到大朋电话，告之小说已经完成，想听听我关于出版的意见。我说可不可以把

稿子寄我一阅。他立即寄来了光盘,打印出来竟然是一部二十余万字的作品!直到此时,我才不敢怠慢,开始静心阅读这部小说。

坦率地说,当我泡一杯清茶,坐下来读这部作品时,我只是为了完成对大朋的承诺。在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一位经商的能手,似乎和文字、创作没有什么渊源,我难以想象他的故事会写成什么样。

然而,在读了大约五十页后,我却被这故事吸引了。本来,我以为这二十多万文字是需要一个星期才能看完的,结果我却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几乎是一口气地读完了。我真的难以置信,一位经受了肝脏移植大手术的香港成功企业家,在闯过生死关口,躺在病榻上康复时,首先想到的并非是他的生意和财富,而是把他二十多年中亲身经历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崛起用文字记载下来。对于一个大病尚未复原的病人,一个有着一番事业需要他在康复之后去打理的企业家,一个从来没有写作经验的商贾人士,这意味着一种精神的升华。正如他在书中自序所言:“那种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体验,极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观,赚钱似乎已不再是最重要的事”。这样的一种精神境界确实使我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敬意。我打电话给大朋,我说这部作品应当在大陆出版。

在过去十多年的工作中,我曾经接触过一些民营企业家,但那都是在会议上相遇,是从远距离观察他们。我见到过享有盛名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成功民营企业家,也听到看到过一些昙花一现的人物。对于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这样一个阶层,我实在知之甚少。在我看来,张大朋的这部小说涉入了文学创作中一个新的题材领域,它比较成功地描述了二十多年来民营经济成长的过程以及在这过程中涌现的典型人物。正如作者所

说,主人公程东是一个小人物,他最初只是一个工厂的推销员,二十多年后却发展成为他所在城市的首富。在现实生活中,程东这个人物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作者并不讳言在这些民营人士的成长初期,他们中的某些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的一些行为是利用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双轨制运行条件下管理方面的不完善以及国营企业中存在的某些不正之风;他也并不回避他们中的某些人在初期经营中的一些违背国家法规的作法。但是作者是以善意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这样一个新生阶层的。所以他笔下的程东在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之后,能够摒弃违规行为,使他自己和他的企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从这部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好景不长,甚至堕落,而他们中的主流经过实践的磨练和深刻的反思,逐渐成为改革开放中不可缺少的新的社会经济力量。

尽管《新富》写了一个严肃的主题,但它却并不枯燥。程东这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我也很喜欢书中关于程东情感世界的描述。程东并非是一个只知赚钱的商人,他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在他的生活中先后出现过四个女性,她们都非常真实可信。在程东与这四个女性的交往中,以他与方吉雯的生死之交最为感人。我想这也正是作者所要弘扬的那种高尚的情操和真挚的爱情。作者赋予这份爱以悲剧的结局,更使它具有一种难以泯灭的动人的凄美。

尽管《新富》写的是一个崛起于八十年代的成功民营企业家的故事,但作者并未把眼光局限于程东这一代人,更没有把民营企业局限于程东的事业。作者对这一部分经济力量的成长寄予很大期望并且预见了它未来的成长。在书中,作者把这种期望寄托于一个并不显眼的人物小马的身上。与主人公程东相比,作者笔下的小马是一个接受过系统教育,具有较高知识素质的

现代科技型年轻人,他正直、热情、执著,他预见到新经济时代即将出现的一种崭新的具有高科技知识含量的民营经济力量的成长。这一新兴的民营经济成分将摆脱八十年代崛起的老一代民营企业及其代表人物的局限性、狭隘性,而成为中国未来新经济时代中一支更为成熟、更为健康的力量。当小马建议程东用电脑系统管理企业时,当小马向程东辞职、决心创建自己的高科技公司时,我想作者是在展望中国民营经济的未来,而这也正是这部作品的一个可贵之处。

从一个香港成功的商界人士到一个小说作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艰难的转型,但是在张大朋身上,似乎这一切都发生得那样自然,那样顺理成章。我想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在他毕生的奋斗中绝不仅仅只是为了追求商业的利润。他对周围事物的严肃思考,他对生活现象的敏锐洞察,以及他对经济理论与实践的钻研,使他的思想不断深化,这一思想积累的漫长过程,铺垫着一条独特的文学创作之路,因此他的作品成功就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此,我愿以此小文祝贺《新富》的出版,并期待张大朋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章含之

2001.5.15. 北京

作者自序

我在一九七九年带了太太、孩子举家从上海迁来香港，为了生活，开始营商办厂，直至一九九七年在身体检查时，医生告知由于长期肝病，我的肝脏已经开始坏死，最多还有三年寿命。一九九八年去美国做了肝脏移植手术，非常幸运，手术是成功的。那种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体验，极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观，赚钱似乎已不再是最重要的事。当我躺在床上慢慢康复的时候，一个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想写一本书，记录下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八年二十年改革开放中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八年这二十年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发生大变革的时代。我觉得变革主要发生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个体经济及外资或合资企业的崛起，从二十年前的零，发展到一九九八年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如果包括不入统计的地下经济，这个比例肯定会更高。这一成就不但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还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

第二个大的变化是整个社会从“文革时期”人人穿蓝灰色衣服，过相同模式的贫穷生活，变成有较多的个人选择，更多样化，更富色彩，也因此使不同人的个性、才能、爱好得到了发展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在较富足的经济环境下，一个文艺复兴时期

正在或者说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

第三个大的变化可能是比较负面的，就是价值观念的变化，从所谓“大跃进”年代的“假、大、空”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一切向钱看”，中国传统的建立在儒家思想上的道德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不过，人们希望伴随着生活的安定和改善，伴随着务实的教育，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能够结合新时代的新观念，再次获得社会的认同并树立起更高的道德规范。

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记录发生在这个年代的一个小故事，这种愿望是如此强烈，所以，在病榻上就开始了构思和写作。

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我甚至怀疑自己能否做得到这一点。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二十多万字的小说，令自己极感欣慰。我不是一个做文字工作的人，以前也没有过写作经验，这部书权当作抛砖引玉，在这大变革的年代里留下一丝淡淡的痕迹。

最后想提及的是：整个故事都是虚构的，甚至没有沙市这个地方，我也无意影射任何人或任何事。但是希望读者认同，相似的人物或事件是在这个年代里随处可见的，我尽量努力，想描述出真实的生活。

张立信

二〇〇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一九七九年的初夏，苏南长江岸边的沙市城。

随着几年来的改革开放，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似的，在苏南大地上茁壮地成长，农产品加工厂、制衣厂、轻工业工厂、化工厂、玩具厂……一家家新企业拔地而起。国家更在沙市新建了发电厂，沿江码头也重新扩建了，开通了直接去香港及海外的航线。市内建了很多新楼，市中心还建了几十层高的大厦，最初是电管局建的，跟着人民银行、烟草公司、电讯局都起了高楼，现在还有更多的高楼在建设之中。在这些高楼中有二家是中外合资的大酒店，听说还是五星级的。到处都在大兴土木，通往苏州、南京的高速公路已经开通了，本来通往四乡的狭窄道路都已经重修。沙市从来没有如此繁荣，从来没有如此兴盛。大家都在谈论做什么工作好？合资的酒店在招聘员工，做一个普通的服务员月薪有六百元。去承包一辆的士，每月可赚一千五百元。外资企业在招请会计主任，月薪四千元！也有的人自己做生意，听说有一位李大款，五六年前跑单帮出身，单枪匹马到上海贩成衣回沙市卖，现在自己开了一家制衣厂，雇了几百个苏北小姑娘，产品出口到全世界！李大款自己的私产有人估计是五百万，有人估计是一千万，沙市哪里有过这么有钱的人啊！

也有人在家门口摆一个卖茶叶蛋和五香豆腐干的小摊子，据说一个月可赚一千多，真是不显山不露水，富了没人知！

城南的旧区则没怎么变样，窄窄的路，铺路的水泥质量很差，汽车驶过扬起一阵阵好大的尘土。路两侧都是一排排火柴盒样的三层高住宅楼，那是用预制水泥组件组装的简陋的住房。原来在楼侧种的花花草草，早给行人踹得不像个样了，剩下一些根茬。孤零零的有一两棵小树，佝偻着伸出细细的枝干，稀稀落落的树叶上积着厚厚的尘土，就是下雨也洗涤不净了。沙市化工厂的员工宿舍就坐落在这里。

“程东！”小名叫铁蛋的一个青年，对着三楼一扇窗口大声地唤叫。

“什么事啊？”窗口伸出一颗头来，望着铁蛋这边。

铁蛋说：“大伙儿都在东面球场打球，你怎么不来？”

“今天不行，我老爸有话跟我说呢！”叫程东的这个青年大声回答道。

“那你就晚一点来吧！”铁蛋边说边跑，一溜烟就不见了。

程东的爹正在家里教训儿子。“阿东！你中学毕业快一年了，好的工作人家不要你，你也做不来。差的工作你又不肯做。一天一天的日子过得很快，再这么游荡下去怎么得了！”

“爹，”程东的眼睛殷切地望着父亲，回答说：“我是想去上海念大学，您看到的了，这几个月我一直都在复习功课。一点儿都没荒废。”

程东爹微微叹了一口气，用一种委婉的劝说的语调继续说道：“阿东，爹也知道你有志气。不过去上海你就得住在学校里，妈跟爹不舍得你去呀。再说大学一去就得四五年，每年一千元可能都不够花，爹也实在供不起啊！你再看看那些个教授、工程师、有大学问的人，前两年在‘文革’中整成了什么样！听爹的

话，还是进国营工厂，生活有保障，有四五年时间也可升二三级工了，工资不比大学毕业生少多少。你爹虽然没什么文化，三十年里不也熬到一个七级钳工？厂里面谁见了我不叫一声‘老程师傅’？也把你拉扯到这么大。今天跟你说明白吧，我已经跟江厂长说好了，下个月我就提早退休，厂里同意你顶替我去工作，江厂长说可能派你去供销科工作。不管什么工作，你都要好好干，别给爹丢脸。我退休以后也有社办工厂请我去当技术顾问，还有退休工资，养老金，我跟你妈的日子总过得去了，你觉得怎么样？”

“供销科是做什么的？江厂长是怎么说的？不知道我行不行啊。”程东有些担心地问。

“上个星期我在他家修理门锁时江厂长亲自答应我的。他说你是个高中毕业生，来我们厂不会亏待你。”程东爹回答说。他把手里的烟放到嘴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慢慢地把烟吐了出来，继续说道：“我的工资二百五十元一个月，是三十年的老工人了，你是新人，江厂长说工资可以有一百五十元，也不错的了。想当年我刚上工的时候，一个月才二十六元！供销科的工作也不过是抄抄写写跟外单位联络联络的事，不会很辛苦的。我瞧着供销科的人，收入好像比别的部门都高似得。也许是江厂长有心抬举你。进了厂我的同事都是你的前辈，待人尊重些，做事勤快些。再说供销科的汪科长也是个好人，见了人总是笑眯眯的。今天我还见了，他，问我你什么时候去上班，我已经再三拜托他照应你。你下星期一放心去上班吧。”

程东低着头，用脚尖轻轻地踢着地，想说什么又不敢说，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鼓足勇气再说下去：“爹，我上班的日子可不可以挪后一个月？我已经答应前面二号楼里的志强，陪他一起去温州办些货，大约是些纽扣和制衣的配件，听说很赚钱的。志强

也不要我打本，包吃包住包路费，回来还净给我五十元钱。来回可能要二十来天。”

程东爹略带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烟也忘了吸，带着些火气问道：“志强？是不是穿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欺负了孙家闺女的那个志强？”

“是的，”程东小心翼翼地答道，他真怕自己老头子发起火来：“不过他也不是欺负了孙家的女儿，人家是两厢情愿的。志强本来就喜欢孙敏，就是孙伯伯的女儿。现在孙伯伯不准他们见面，不能怪志强。”

程东爹要儿子听话去上班，不想为这事争吵起来，吁了口气，平静了一些，接着说：“嗨，别人家的事，我们也不用去管，我可不喜欢你同那个志强走在一起。他那是正路么？歪门邪道的，别看他能赚钱，能赚钱也就能蚀钱，风险大着呢！还是在国营企业安心打一份工最好。下个星期一你跟我一起上班去！”说完了猛地抽了口烟。

程东知道再跟爹争执也没有用，再想一想自己就能挣钱了，每月还有一百五十元那么多，心里也很高兴。志强那边跟他说一声，让他另邀别人去吧。老爸不准有什么办法。

就这样程东进了沙市化工厂，在供销科里当了个科员。

他做事很勤快，每天一早上班就忙开了，打扫办公室，抹干净每个同事的桌子，将暖水瓶灌满开水……不论什么差使，都乐于跑腿去做。所以科里七八个同事，个个都夸他年轻懂礼，不到一个月，全厂上下三四百人，倒认识了一多半。

不过半个月时间，供销科做些什么工作小程已经明白了。可是科里好像并不需要人手。程东来了半个月了，没办过一件正事，心中不免有些纳闷。看看别的同事，也都不忙，八点钟上班，通常都迟到二十分钟，然后泡茶吃早点。早点多是在上班的

路上买的。吃完早点上厕所，磨磨蹭蹭到九点多开始办公了，打几个电话，有正事也有闲事，嘻嘻哈哈一番，再看看当天的报纸，也就到吃午饭时间了。午饭以后更是一个人影都没了，据说都是出去联络客户了。

程东经常坐在空落落的办公室中，想着究竟有什么事自己可以帮着做做？

那一天上午像往常一样，九点多钟大家开始做事了，科里分管销售的郝大姐打开了一个信封，高兴地大叫起来：“‘南方’的货款终于汇来了，拖了六个月了！这些客户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交货款时间越拖越长。这笔钱最好马上存入银行，可我还要去江厂长那儿，怎么办？”

程东听到立刻走了过去说：“郝大姐，我帮你去银行办吧。”

郝大姐听到程东这样说，很高兴，马上告诉了他银行账号，并叮嘱说，“入了账以后，将银行的底单留在我的办公桌上。”

程东接口说：“不必了，我替你送去会计部，将会计部的回单放在你的办公桌上不就得了？”

“好！好！”郝大姐笑呵呵地走了。

程东转过身来问其他几个同事：“谁还有去银行的事？我一起办了吧！”就这样，还有四五份单子也都交给了他。拿了一叠单子，小程愉快地向银行走去。

办完了入账的事，小程忽然想到不必立刻回厂。第二天早晨早一点到会计部办完手续，九点左右亲自将单据交给科里的同事不是更妥当？想定以后看到还有些时间，听说志强从温州回来了，不如现在去看看他。打了个电话，志强正在家，铁蛋也在，程东向志强家走去了。

志强的本名叫王志强，他的爸爸本来在一家机器厂工作，“文革”时期二派武斗，打折了一条腿，当时大大风光了一阵，被

誉为“造反英雄”，但送进医院后，医院里也正在大搞造反，有资格的医生都被赶去扫厕所了，没有好好治疗，就此瘸了。前二年厂里给他办了退休，收入少了好多，家里生活很困难。志强高中也读不下去了。退了学跟人学做生意，一年多来也摸到一点门路，专门去浙江温州贩纽扣回沙市来卖，多少也赚了些钱。

程东进门看到志强跟铁蛋一起，正整理着一匣匣的纽扣，分成一份一份，那是别人已经订了货的，等着送出去。

“嗨！你们俩忙些什么呀？这回可又发财了！”程东笑着打了个招呼。

“东哥，你不是上班了吗？怎么这个时候有空？”志强头也没抬，边忙着整理纽扣边打招呼。

“我出来办点事，办完了事看还有时间，挂念着你们，溜过来看看。怎么？都还顺手吧？这次我不能陪你去，十分抱歉。”

“自己哥儿们，怎么说这个客气话。我知道你爹不让你去你也没有办法，铁蛋陪我去也一样。再说你已有了一份工，也是大事，怎么样？工作还忙吗？”

“刚去，还没个头绪，还不是大家混饭吃？科里七八个人，有机会就开溜，坐在办公室里就闲聊天，要不然看报望天花板，有多少正经事？”

“你就好喽，日子好混还有粮出，什么时候发工资啊？我们哥俩这一餐吃定的了！要去银河大饭店！”铁蛋插嘴说。

铁蛋本名叫刘铁成，他爸是个倔脾气，出了名的刘大炮，得罪了不少人，特别是当干部的，前年厂里搞精简，第一批他就给刷了下来，回家以后心情不好，又要忧心一家人的生活，突然中风，最初瘫在床上，四肢都不能动，一年来慢慢恢复了不少，现在可以坐在轮椅中，自己双手推着走动。铁蛋这外号还是小时候他妈叫他的小名，从此就叫开了。志强、铁蛋也是程东的同学，

三个人是最要好的。

“请客没问题，不要银河大饭店那么阔气吧，我那一个月工资可能不够咱们三个在那儿吃一顿！这趟温州跑得怎么样？”程东问道。

“路上倒没什么事，就是这生意愈来愈难做了。以前跑一趟，像我进的这些花式，大约可以净赚三成，这是冷门生意，只不过三四个人在做。这半年里多了十个都不止，娘希匹的！现在的行情不计路费，毛利才一成半！这次我带了六千元，毛赚九百，刨了路费、旅馆、吃饭，实赚不过二百。路上有强盗，供货的有骗子，买货的有人赖账，唉，真不知怎么做下去！”志强满腹牢骚。

铁蛋接口说道：“你们两个真是，一个有了个铁饭碗，一个几百上千地赚，我看着你们不知多么羡慕。现在找工作那么难，有工的还怕给撵出来，做生意又没有门路，读书又没有钱，那才叫难受呢！”说着说着触到了自己的痛处，想到他爸退休后整天在家摔锅砸碗的，不禁有些鼻子湿湿的。

志强见他那样，捅了他一拳，说道：“怎么啦？十八岁好汉一条，谁能知道将来怎样？现在你就帮我做，本钱小我们多走几次，不定将来都发达了，难说，是不是？”

程东也说道：“怎么说到这个上面来了，俗语说‘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哪里就会没了路呢？铁蛋，放开怀些，我们不说这个了。嘿，志强我倒是要问你，跟孙敏有没有‘那个’？传到我爹都知道了。”

“没有，”志强略带懊丧地说：“我真的是喜欢她，抱是抱过她两回，再没别的了。那天也是孙敏邀我去她家，刚拉住她手，她爸就回家了，把我骂个狗血淋头，赶了出来，这就整条街都知道了。其实我俩就是好了，又有什么错？现在苦了孙敏，听说还挨

了她老爸一巴掌，不准她出来，真是老封建。”

“要不要我帮你去传句话？”程东很有把握地说道。

“你有什么办法跟孙敏去说话？”志强问道。

程东说：“那还不简单？我装作学校学生会的人打电话去她家，要是她爹妈听电话，就说要通知孙敏开会，要是孙敏自己听电话那就更简单了。你要说些什么？可别太长了。”

志强想了一下说：“你就说我很挂念她，让她保重身体，我会再想办法跟她联络的。”

“好，我这就去打电话，如果要我这个‘红娘’再做什么，只管开口。”

见他们还在分派货物，可能要忙一下午，程东就退了出来。

路上见到有一处公用电话，程东就给孙敏家打了个电话。孙敏妈听的电话，听出是程东的声音，一点都没起疑。程东跟孙敏说话时毫不费力地传达了志强的话。

第二天一早程东比平时更早就到了科里，收拾干净办公室以后，看看钟才八点十五分，赶紧去了会计科，已经有几个人上班了。程东找了位比较熟的会计，将昨天在银行入了账的单子递了过去。十几分钟就办完了手续，拿到了会计部的回单。回到科里，同事们陆陆续续一个一个地也都到了，程东仔细地将单子一份一份交到他们手里。

从此以后，全科去银行及会计部的跑腿差事都归了程东，他不再是个闲人了。他工作很努力，什么都肯做，又懂事又会说话，在厂里人缘是一流的。

二十六日是个好日子，发工资的日子。上午十点多钟，人人都坐在自己的桌子前等着发工资，可又没有一个人提到“工资”或“钱”这几个字。表面上聊几句公务上的事，实在的心已经挂在发工资的事上。没多久汪科长从会计科回来了，腋下夹着他